

社会学丛书

论小城镇及其他

费孝通



论小城镇及其他

费 孝 通

论小城镇及其他

费孝通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插页 198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统一书号：3072·630

定 价：1.40 元

出版说明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但这门学科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曾中断了二十多年。目前，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在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这门学科也日益发生兴趣。为了积极配合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为社会各方面提供社会学的读物，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社会学丛书。

这套丛书除包括新的社会学著作外，还包括一部分尚有参考价值的旧著和外国著作的译本。我们将其中的旧著标明为“旧著重刊”，注明原出版单位和时间，除个别属于技术性的错误外，一般不作修改，以便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研究情况、它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及其缺点。热切希望社会学工作者和读者给予积极的支持、批评和指导。

封面设计：沈蓉男

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丛书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费孝通著	0.57元
《学步集》	王康著	0.67元
《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	张子毅、杨文等著	0.41元
《家庭问题种种》	邓伟志著	0.49元
《生育制度》（旧著重刊）	费孝通著	0.50元
《优生原理》（旧著重刊）	雷光旦编译	0.79元
《现代中国人口》	陈达著 廖宝均译	0.71元
《日本社会》 [日]中根千枝著 许真、宋峻岭译		0.55元
《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北京社会学会“人口与劳动研究组”编	1.35元
《社会调查方法初步》	杨心恒著	0.98元
《社会学的探索》	费孝通著	1.35元
《生活中的社会学》	顾晓鸣著	1.00元

（以上各书均已出版）

统一书号：3074

定 价：1.40 元

目 录

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1)
小城镇 大问题·····	(11)
继续开展江苏小城镇研究·····	(57)
小城镇 再探索·····	(64)
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	(85)
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	(91)
小城镇 苏北篇·····	(97)
小城镇 新开拓·····	(133)
开发智力资源·····	(165)
民主党派智力支边·····	(185)
开展智力资源调查·····	(192)
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	(202)
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	(230)
社会调查方法也要发展·····	(239)
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	(249)
社会调查和实际生活·····	(257)
怎样找问题·····	(265)

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去年九、十月间我到吴江县开弦弓村，三访“江村”。这个村子在震泽镇附近。我姐姐费达生21岁时就在这个村子里开办了第一个农民的缫丝合作社，既生产，又推销。后来这个合作社被日本人破坏了。我1936年曾在这个村子里养病，到农民家里同很多老年人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来到英国，用英文写了一本书：《江村经济》。

这个村子，代表太湖流域的很多农村。经济上的特点是农工并举。工是手工业、养蚕、制丝、一直到织绸。解放之后，1956年，我又去这个村子重新看一看。因为当时一位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率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到中国来，向总理提出要求，想看看这个村子。总理说，很好。我们欢迎外国朋友去看看我国农村的面貌。总理表示任何一个农村都可以拿出来给世界上任何人看。我们有了进步，要让人家知道，人家有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去了之后，我又接着去。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帮助我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全面调查。1957年春我是在震泽度过的。后来回到北京，我刚写出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就开始反右斗争了，这件事就搁下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有机会再到这个村子

去，三访“江村”。回想起来真不容易！二十几岁去调查过的地方，经过将近半个世纪，过了七十岁，再回到那个村子去调查。国外很多朋友也很注意这件事。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记录：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看到这么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通过这个人的直接观察，把这个变化记录下来，使大家可以明白。

实际上我们去年（1981年）去看的时间很短。今年年初到春节之前，我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由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所牵头，“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个地方集中了十几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一同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不长，又都是新手，可结果还是很满意的。江苏社科院的同志编出了一个《江村信息》。

今年春回北京后，我们很多人感到，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已经出现了。农村活跃了起来，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去年我们调查时发现，三中全会前，那里的农民集体收入加家庭副业，人均年收入在一百元上下，三中全会后，三年内，从一百元上升到二百元，又上升到三百元。这个速度是惊人的。而且这个村子的发展还不是最好的，不是一个很突出的村子，而是中等偏下的村子。最近我们去的时候，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大家感到丰收在望。我们走后，来了一次冷空气，晚稻正在灌浆，受到不少损失。尽管这样，今年的粮食收成还能比去年增加很多。这是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他们正在准备大搞社队工业，投资开新厂，老厂今年开始已向国家交税，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样，工业生产的收入比去年少了一点。预计今年人均收入仍可以增长三十——六十元，达到三百三、四十元。

这说明农村真是欣欣向荣。

看来，在不长的时间里，由于进一步贯彻生产责任制、发展专业户等政策，农村生产的商品化速度会更高，农民的收入会更快地增加。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两个问题：“出”和“进”的问题。“出”就是农民的商品到哪里去，“进”就是农民钱多了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想从这一方面下点功夫，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还只是在以一个农村作单位的水平上。去年回去以后，我们感到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了。应该进一步看到，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我们感到农村不能一个一个独立地发展，它必须依靠许多农村一齐发展，并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市镇。什么叫镇？就是有那么上千人或更多的人，不管是做工的还是种田的，聚集在一起，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就叫它“镇”。

集镇是怎么产生的？它在经济生活里面起什么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它应当具有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问题。我们这一次就是想来看一看，探索一下，怎么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不同实际结合，我们不能真正理解怎样去调查这个问题，它有什么意义。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要结合中国实际的，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是我们的三项原则。要发展我们的社会学，就必须密切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科学地观察、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然后找出发展的规律。一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书里翻出来的，更不是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要看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

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先来探索一下。这次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几位同志同我一起来，到吴江住了半个月，然后一路到苏州、常州，粗粗地看了一下，访问了一下，就到了南京。现在我想讲一讲集镇形成的历史过程。

集镇出现很早。我国很早的古书里就有“日中为市”。《康熙字典》说：“买卖之处也”。市就是做买卖的地方，就是交换商品的地方。云南叫“赶街子”。街子有“龙街”、“羊街”，就是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排下来，十二属相里面，“龙”这一天赶集的就叫龙街。大家从各处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场所平时空无一个，有的地方有一座庙。到了这一天，人头济济，热闹异常。为什么叫“日中为市”呢？因为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带来卖，从住的地方走到这儿，最远的地方要半天；再远当天就回不去，所以不能赶这个街子了。最远处的人走到这儿是“日中”，所以叫“日中为市”。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道理。到日中的时候人最多，各地方的人都来了。买卖完毕，大家都各自回去。

早期吴江县城主要有四样东西：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一个城隍庙，这些是县城的组成部分。县城很简单，很小，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我查《吴江县志》，上面记载在吴江城外一里有一个市，叫盛家埭，在长桥附近。城里没有“市”，因为各地方来的人，怪里怪气的，要偷东西，靠不住，不安全，小孩子害怕，所以要到城外去搞。解放前，我们在云南考察时，看到过一个县城，同早期的吴江县城一样，里面就是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连城隍庙都没有。离开县城一里路，有一个很大的赶街的空场。早期的城（镇）同集（街）是分开的，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商业中心。

后来手工业逐步地发展了，男耕女织。妇女在家织布。我的妈妈的嫁妆里就有织布机。六十年前，我们家里的妇女还要纺纱织布。织的布自给一部分，例如我们当时的鞋布就是自己织的。多下的就卖出去。这种手工业分布在广大农村，不光是织布，还有丝绸。中国的丝绸历史很长，是出口到欧洲的主要的大宗商品。缫丝要很多人，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吴江县盛泽附近的农村里，就有很多人缫丝。吴江县松陵镇等靠太湖的地区以养蚕为主，养了蚕后，缫了丝运到盛泽去织，所以盛泽是丝绸之乡。最盛的时期可以一天出产一万匹，口气很大，叫“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这话不是太夸张，现在盛泽出的丝绸还占全国出口的十分之一。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是手工业，家庭副业。后来一部分逐步发展到作坊工业。就是有的人家不种田了，雇几个工在家里靠几个织机搞起小作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解放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作坊为主，最大的有二十几个机子。在作坊工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聚集在一起的作坊群，形成了盛泽这样的镇，成了农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同时是一批作坊集中的地方。据史书记载，盛泽有一个时期曾有三、四万人。史书描写了来自各地各方面的要员贵官，带着钱到这个地方来的情景，可见盛泽是当时的繁华胜地。

还有一种集镇，是商业中心，这一种镇多得很。我们江苏太湖流域地区，有的地主不愿住在乡下，买了农民的地，剥削农民，自己住在镇上。解放的时候，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上就有三百多个地主。这个地方，离吴江县城只有六公里路，却是一个安全地带，历代战争，太平天国，军阀混战，抗战都没有打到那里去。所以吴江县城里的人一听说要打仗了，就急忙

摇着船到同里去，一到那儿就安全了。这个地方四周是水，水道纵横，不熟悉的进不去，一进去就迷路。这个地方是地主的安全岛。

这三百家地主搞收丝、米行、油行、典当等。在这个镇里可以看到不同的行业。集镇的最基本的作用是农产品出售的地方和工业品进入的渠道。我在1935年去调查时，碰到很多新鲜事。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从震泽镇坐一条航船去开弦弓村，不要花钱，交通是免费的。划船人的收入是由镇上人给的。农民到镇上出售谷子、出售丝，都要经过他，他是个经纪人。我到震泽一看，邻近地方许多村子的航船都到这里来，震泽是附近村子的中心，农民生产的米、丝通过它进城，酱、油、盐、工业品通过它下乡。

我们通过调查，知道震泽这个镇，在它周围的农村里有二十万左右的人要依靠它，要在这个镇上进行商品交换。这使我们认识到，农村好比一个很大的细胞，集镇犹如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活动的社区，这样就成为我们江南水乡的一个集镇。这是集镇的基本功能，同时还有其它内容，象吴江县城松陵镇，当时是剥削阶级的政治中心；还有一种，象盛泽就是手工业中心。可见有各种不同性质的集镇，星罗棋布般地分散在大地上。现在江苏省统计下来，全省大概有近两千多个集镇。吴江县为数最多，光著名的大镇就有十个以上。集镇是农村商业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农村政治、文化的中心。这里农民的生活，不是直接同上海发生关系，也不同苏州、南京发生直接关系。它是同自己的细胞核心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集镇。

解放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剥削阶级倒

下去了，以地主居住为主的集镇，起了很大的变化。象有三百户地主聚集的同里镇，一下人少了许多，很多镇上的人，土改，分到了土地，回农村了。人口疏散了，集镇的经济也随之削弱。第二个变化，就是农村商品流通渠道有所改变。现在有一类、二类、三类物资之分。一类物资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包括粮食、油、蚕茧等。这些物资是直接从农民手中取得之后，不要经过集镇，就送到城里了。以前这些都要送到镇上加工，如米行、油行等等，现在这一关不要了，因而很大一批经济活动从集镇上消失。二类物资的收购，我们没有足够的和方便的收购中心，没有个中间站。吴江有的地方农民养的猪要运到上海去卖，这点农民很有意见。因为那么远，再要排队，很花时间。而且机帆船路上走三十多小时，猪死了，还有损失。

集镇中的商业活动有不同的系统，有些属商业局，有些属供销社。在震泽，我问过一个小店，他们说这个店是国营商店的派出所，商品由上面统一批发，农民买什么东西，买多少，他们一概不管。执行这种政策，集镇当然就失去了它繁荣的基础。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过去搞“以粮为纲”，农村里副业少了，商品交售也就少了。除非上面有派购的任务，要收购的东西，农民才搞，不收购的，就没法搞。象兔子，上面开始要收肉兔了，大家都养肉兔，后来不要了，大家只得自己杀了吃。不久上面又要收购兔毛了，大家再养毛兔，去年和今年兔毛跌价，他们又要杀兔子吃了。对这种上面要就催得紧，不要就推的现象，农民很有意见。这不是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服务，而是农民为国营的外贸公司服务。不管怎样农产品直接收购去了，中间渠道不再需要了，集镇上也没有多少东西上市了。

现在，集镇上人自己找出了一条后路，就是工业镇的性质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过去说集镇是消费性质的，这话一半正确，一半不正确。正确的一半是因为过去镇上有不少不事生产，成天坐那儿吃喝的寄生者，这应该改变；不正确的一半是没有看到，它起着流通的作用，搞商业活动的人不是单纯的消费者。消费不是坏事情，人人是消费者，生产是为了消费，过去提出把消费城市改为生产城市是不完全正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改变后，农村繁荣起来了。农村搞多种经营了，由单一性的自给自足经济进入一个商品化的经济。这是正确的道路，是繁荣之路。然而这么多商品出来后到哪里去出售，这里缺少一个纽带，就是集镇这个流通渠道。农民手里有了钱，要买东西，买什么，到哪儿买，也要通过集镇。现在农民提出要多少个“机”，而且要名牌，缝纫机一定要蜜蜂牌，手表要上海牌，可目前的轻工产品生产同群众生活提高结合得不紧密、不合理，很多农民要的东西，集镇上买不到。我们要真正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生活需要出发，来研究我们应生产什么，用怎样的渠道来供应。譬如说，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到三百元了，孩子结婚，要造房子，可是木材没有，很难买到，得到处磕头，拉关系。我们就应该研究，在江南，不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建材就要来一个革命。日本现在就不用木头了，他们建房用的是钢、水泥、塑料。我们也不能老迷恋过去的砖木结构，能不能有个机关真正研究一下农村的建材问题？农村的新房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结构？去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坐在万里同志旁边，他对我说：你做个好事，为农村搞个新村的方案。现在农民收入高了，应该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眼下有两个问题：一是材料，一是设计，真正要提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方案，不简单

啊。农民的房屋不光是用来住的，还要养鸡、养猪、养蚕等等，猪栏、鸡舍都要和住房建在一处。这么多因素，要设计一个最好最便宜的住宅，是门学问。我们的科学要为此服务。我们南京工学院的建筑学系是不是可以花点力量，搞出几种方案？要有我们水乡特色，让人家看看我们美丽的江南。

党的三中全会后，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开始冲击我们十几年来已经习惯了的体制。我们现行的体制在当时还可以，可现在，将来，它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我们在集镇调查，就发现到处碰到条条框框的束缚，要做事，没法做，要管也管不着，问题都不敢提，不合理的情况很多。我们看到，农村有股很强的力量向镇上冲击，向那一套定死了的条条框框冲击。我们看现有的户籍制度就不很合理。镇上的实际人口远远超过在册人口，就是说镇上还住有不吃商品粮的很多农业人口。盛泽三万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不在册，不吃商品粮的。

另外，从人口分布上还可以看出一个严重问题。在江村一个大的生产大队有二千人，集镇一般现在在一万人上下，从集镇到城市人口数量要跳一大步。常州有四十万人，苏州有近七十万。再远一点，上海一千万人，北京也快到一千万人了。看来，在人口数量上城乡差别太大了。现在面临的人口问题是，下面农村劳动力过剩，亟待解决；中等以上城市又存在待业青年多的现象。然而有一个地方却是需要人，即小城镇。每个小城镇都要发展，都在向我们要人。可是招工指标却不给，原因是这里有个吃商品粮同不吃商品粮的区别。总之，这里面情况很复杂，我们应一环一环地联在一起研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

我们深深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各种体例、规章制度，都应全部综合起来看一看，理理清。大家认为这个题目提得很好，确是应当研究研究的。城乡在人口比重上究竟应是怎样才合理？怎样才符合于我们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的需要？现在固然还不能根本上消灭城乡差别，在目前应当是缩小而不能再扩大差别了。朝着这一方向，我们来研究当前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城市、集镇、乡村在社会发展上是怎么形成差别的，看看我们中国现在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它，才能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这是个相当艰巨而又相当有意义的课题。

前些天，我们向吴江县委，苏州地委，昨天，今天又到省委汇报了这个意见，他们都很支持。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是所有人民都很关心的问题，希望各级的党政领导能带头重视这样一个调查研究。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愿意作为一方面的力量，参加这一项研究工作。让我们一起来把这项研究工作认真地、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在进行中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协作，不仅是社会科学方面，将来还需要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协作得好才能为我们江苏，为我们国家作出贡献。

1982年11月13日在江苏省政协、民盟江苏省委、
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社联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
的讲话

小城镇 大问题

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小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此后打算写一篇关于小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来参加这次小镇讨论会。然而一回到北京，时间由不得自己支配，这个打算便落了空。因此，这里只能依我的腹稿，谈谈我在吴江调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发言。

在说到正题以前，首先说说我对这次讨论会的四点希望，即希望通过讨论取得四个具体结果：一是出版一本研究论文集；二是订出一个今后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三是为今冬全国政协小镇问题调查组作些准备工作，就是提出一些请他们来调查的问题；四是成立一个推动、协调、交流这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学术性组织。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今年年初确定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不仅会议如期举行，而且还汇集了几十篇论文。万事开头难，时间只有半年，这样的结果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